

◆流年碎影

母亲代我参加毕业典礼

黄骏骑

1965年9月1日,我怀揣“当一名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理想,踌躇满志地踏进了太湖师范的大门。那一年,我未满14岁。在那个年代,小小年纪考上中师,三年后就能端铁饭碗,当国家教师,还是让人羡慕的。开学典礼上,马兰芳校长海语谆谆:“要给学生一碗水,自己要有一桶水。”为了这“一桶水”,我们发奋学习,似饿汉啃食面包。学期结束,学校将成绩单寄到公社。有公社干部看了我的学习成绩,还在母亲面前夸过我呢!

转眼到了1966年,6月26日,学校停课。从此,校园里再没有一张安静的课桌。

按照此前的政策,中师毕业生当年7月可以分配工作。但1968年,大学停止招生,66届、67届的师哥、师姐们都眼巴巴地窝在学校,能否分配还是个未知数,像我们这样只上过一学期课的68届,就更不应该有任何非分之想了。大伙就这样不昏不死在学校里待着。

暑假,我硬着头皮从学校回家,正赶上全队的社员挑牛栏沙在我家歇火(方言,“休息”)。见我回来,大伙围拢上来问长问短,几个儿时的伙伴还一个劲地喊我

“黄老师”,询问我分配到了哪所学校当老师。其实,他们并无恶意,但在我听了,真是无地自容,只好红着脸钻进屋子关上了门。母亲知道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,并不责怪,反而宽慰我说,这是国家政策,又不是你的错。读了那么多书,有一双手,还怕搞不到饭吃?

母亲说的没错。但那一阵子,我还是很少出门,成天郁郁寡欢,待在家里看书。11月底的一天,牌楼小学的李震校长和李松旺老师来到我家,说是学校的秦老师请产假,让我为她代课,每月代课金27元。我推辞说,从没有教过书,怕要误人子弟呢!他俩说,要不是没分配,你不早就是堂堂正正的老师了么?我们相信,你完全可以胜任小学老师。

牌楼小学是我的母校,李校长和许多老师都是我的师长。我代的是四年级语文、三年级算术,兼班主任,每天课不少,又是备课又是改作业,学生缺了课,还要去家访,忙得不可开交,毕业分配的事也就丢到了脑后。

有一天,太湖师范学校忽然将电话打到牌楼公社,通知我速返校接受分配。我高兴之余,又

犯了愁:去参加毕业典礼,丢下这么多孩子怎么办?学校领导也劝我别去了。见我左右为难,善解人意的母亲说:“干脆我去代你参加毕业典礼,把你的行李挑回来,正好还可以走走亲戚呢!”母亲是龙山宫人,在太湖县城有好多亲戚。

两天后,母亲喜滋滋地回来了,交给我一张学校的《分配通知书》,让我第二天就到潜山县文教局报到,接受再分配。我向母亲打听学校毕业典礼的情况。母亲说,没举行什么仪式,只是照了张毕业照。许多同学都向我打听你的近况,有的还抱怨这家伙太不讲情义了,连毕业照都不参加!一些要好的同学还留下家庭地址,以便日后方便联系。母亲特地告诉我,每个人的毕业鉴定,由本人写好,同学们评议,学校审查盖章。我没有到场,至今也不知道我的“毕业鉴定”写了些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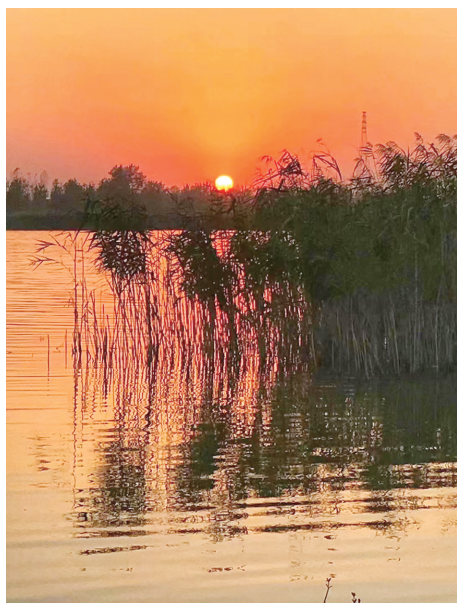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一早,我兴致勃勃地赶到县城。文教局在潜山饭店设了接待点,在那里我见到了从太湖师范回来的同学,少不了畅叙一番同学之谊。当时响应“侯王建议”,分配去向是“哪里来回哪里去”,因而给我开的介绍信,就是到家乡牌楼小学报到。

几天后,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拨下来了,代课金也同时拨付。同事们纷纷恭贺我一下子就领到了双份工资。我想,刚参加工作,那份代课金不能领,不能给组织留下一个不良印象。有的老师说,你不要,干脆用这笔钱大伙撮一顿。我没有同意,把这笔代课金如数退回了文教局。

冲脑门,下沉丹田,犹如张无忌初练九阳神功,浑身暖洋洋的,慵懒舒适到无以复加。

前年带家人去西安玩,途经湖北钟祥,受到同学加友的热情招待。加友很有心,安排晚餐时问道:“是去大酒店还是小馆子?”钟祥是明显陵所在地,历史文化悠久,蟠龙菜、米茶等享有盛名。“当然是去小馆子了。”我毫不犹豫。加友带着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馆子,蟠龙菜没吃到,令人惊喜的倒是粉蒸肉。钟祥的粉蒸肉与众不同,一个熏得油黑发亮,有桌面那么大的蒸笼直接抬上桌子,热气腾腾中铺着一层每块都有手掌大小、一指厚的五花肉片,肥瘦适中,酱褐油润,肉粉粗粝。一口下去,猪油的香气裹挟着质感明显的蒸肉粉,肥肉油滑而不腻,瘦肉丝爽而不柴,还带点米酒的醇香,口味润泽饱满,余香阵阵。

国人对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乡,是怀旧,是留恋童年的味道。小时候,最爱吃母亲做的鲃肉。母亲做鲃肉有自己的秘方:蒸肉粉必须选用望江的,肥瘦相间的肉鲃好后摊平在簸箩里,放在太阳下晒个半天,待油脂充分溢出后再上锅蒸制,干香突出、酱香馥郁,更有嚼劲。为什么选用望江的蒸肉粉?因其颗粒更加均匀细腻,正好搭配晒成半干的鲃肉稍为紧实的肉质,否则不免有些粗糙发柴,口感便大打折扣了。



芦苇夕照 何红 摄

防疫琐记

牛虹

一位身背双肩包、走路带风的小伙子埋着头往道闸里闯,我快步上前揪住他的包带将他往外拽。小伙子回过头一脸懵,不解地看着我,待看清我身穿红马甲,佩戴志愿者袖章后问,咋了?不给进?我微笑地说,小伙子,大楼广播一直播放着市里的防疫规定,我和保安师傅也一再提醒大家,烦请你配合完成。哦,就这事啊,我上班要迟到了,迟到要扣工资的。说完又要再往里冲。我拽住他的包带不撒手,他急了,说天天在楼里上班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这位保安大叔都是老熟人,认得我吧?说完他瞟了一眼保安师傅,保安师傅转过身当没听见。我说,小伙子,你有这说话的空儿,都已扫了码测了温。见我较了真,他悻悻地耸了耸肩,无奈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,嘴里嘟囔着,今天算遇着女“包公”了,50块钱没了。

为教育引导不配合扫码测温的员工,我带着街道文件开始了人生第一回“扫楼”,挨家挨户找单位负责人,进一步压紧压实“四方责任”。高耸入云的写字楼上有近百家单位,每家的玻璃大门都是紧闭的,我硬着头皮摁响了A单位的门铃,走过来的是一位女生,她隔着玻璃门,警觉地问我有什么事,我指着街道的红头文件向她比划着,她犹疑地打开了门。听我说清来意后,道,不好意思,楼里经常有上门来推销的人。我顺利地完成了A单位的文件签收和任务落实,又摁响了B单位的门铃。迎接我的是一位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,他径直打开了门,粗声大嗓道,你是楼下的志愿者吧,咱们大楼有“情况”了?我面带微笑地说明了来意,他手捂胸口如释重负道,疫情敏感时期,你们突然登门造访,真吓人的。接下来是C单位,直至N家单位。

美女,你的健康码是黄码,需要到街道医疗服务中心去测核酸。在社区临时核酸检测点,我拦下了一位神色焦虑的中年女子。

女子眼神无助,原地捶胸跺脚了起来,说不知怎么搞的,健康码变成了黄码,害得马上中考的儿子不能上学。听她一说,我才注意到她的身后紧跟着位青涩的白净少年。我心软了起来,耐心解释道,黄码人员的核酸是1人1支管子单检的,我们这边是常规检测,10人1支管子混检。现在去医疗服务中心那边人的情况复杂,你最好一人过去。这边人少,不妨让孩子在这边先做,完了回家。女子听完,双手合十感激道,对的,谢谢细心的志愿者大姐。她拉过来儿子,用手机帮他登了记完成了检测,之后快步离去。

◆你我口水

粉蒸肉

杨亮

“粉蒸肉”是上大学后才知道的叫法,老家叫“鲃肉”。后来才知道有的方言是有现成的字的。如《西游记》里写,“行者道:老儿,莫说哈(hǎ)话。”“哈话”即是“蠢话”“丢人的话”。

“鲃”是指用米粉、面粉等加盐和其他作料拌制。老家有一道“辣椒鲃”,是用腌辣椒剁碎后拌米粉或玉米粉下油锅煎制而成,用来包馒头或下饭都是一绝。我在湖北潜江实习时吃过一道“鲃胡椒”,又叫“鲃辣子”,则是将鲜



红辣椒剁碎后与米粉、盐搅拌均匀,再放到干净无水的坛子里密封发酵而成。由于米粉充分吸收了辣椒汁水,呈现出淡红色,香味也更加浓郁,相比我老家的“辣椒鲃”,其色泽更鲜亮,用来炒

肥肠或腊肉,油润酸辣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大三的时候,和几个同学相约去河南玩,人挨人、人挤人的绿皮火车让人心烦意乱。到达漯河站的时候,站台上满是手握竹竿,叫卖各种商品的小贩。适逢饭点,我掏出五块钱放在伸到面前的篮子里,换回了一份砂锅粉蒸肉,下面是米饭,上面满满地铺着一层鲃过的大肥肉,裹着薄薄的米粉,金黄透亮、颤颤巍巍的,我顿时口舌生津,风卷残云,烦闷瞬间一扫而光。

大学食堂的二楼有炒菜和快餐。炒菜一般适合几个同学一起AA,改善伙食。快餐四块五一份,一荤两素,荤菜一般就两种,卤鸡腿和粉蒸肉。与漯河的粉蒸肉差不多,基本都是五寸长的大肥肉,但呈粉红色,应该是加了红曲米粉,或是红方腐乳汁,颜色更加鲜艳,下面则是切成大块的莲藕,汪在被蒸出的红亮亮的油脂里面,软糯可口,清鲜绵甜。一片肉、一块藕夹在一起送进口中,浓郁的肉香糅合着清甜的藕香,上